



枣红时节

程长明

老家的枣树又红了。我沿着乡间小路驱车而归，路边时有枣树一闪而过。一棵棵树上挂着累累果实，红绿相间，在秋阳下斑驳闪烁。

推开院子的铁门，吱呀一声，惊起了枣树上两只麻雀，它们应该是在吃熟透了的枣子。院子里，枣树下，早已铺了一层自然坠落的枣子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随便拾起一枚，红得油亮，捏起来很瓷实，我直接放进嘴里，唇齿之间，酸酸甜甜的味道迅速弥漫开来，充满了整个口腔。

记得年少时，这时节我们一帮小伙伴日日仰颈望着枣树，看哪一枝果子大，哪一个枣子先红。那时的枣子似乎红得较晚，我们的期盼却总是来得很早。母亲常笑我们：“七月半还没过呢，你们就惦记上了。”我们便嘻嘻哈哈地围着枣树转。

打枣子是童年的一大乐事。母亲会选择一天晴天，一大早叫我们起床，哥哥拿着长竹竿打枣，她则在树下指挥。竹竿一挥，红枣便如雨点般落下，噼里啪啦地砸在地上，有时还会弹跳起来。我们这帮孩子便欢呼着四处捡拾，争相比谁捡得多、谁捡得大。偶尔有枣子砸中脑袋，便引发一阵哄笑。

打下来的枣子，母亲会仔细挑选。最大最红的，留作鲜食；稍有破损的，当即洗干净吃掉；那些完好却不太适合久存的，则被精心制成枣干。

母亲做枣干很有一手。她先将枣子平铺在被子上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太阳落山后又把被子给捂上，这样一来，所有的枣子经过一天的暴晒和被子捂一夜，全都会变红。清洗后烧一锅开水，将枣子焯一下，不多时便捞起，沥干水分。院中早已扫出一片干净地方，铺上芦苇席子，枣子均匀地撒在上面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

晒枣子的日子，最怕下雨。一看天色转阴，我们便急忙帮母亲收枣，手忙脚乱地抬回屋里。雨过天晴，又赶紧搬出去。如此反复，直到枣子缩成深红色、布满皱纹，捏上去外硬内软，方算大功告成。

母亲将晒好的枣干收入陶罐或放进竹篮挂在房檐的顶棚上，那些枣干便是我们平日里的甜蜜零食，抓一把放在兜里，甜味能弥漫整个童年。

如今，枣树依旧年年结果，红得甚至比从前更加艳丽，却少见有人打摘。问及老乡，多是摇头：“哪有人吃呢？”的确，如今超市里天南地北的水果琳琅满目，枣子这种土生土长的果实被冷落了。

然而我想，我们不摘枣子，不仅仅是因为选择多了。更深层的原因，是打枣晒枣的心境已经不在了。现代人哪儿还有闲情逸致花费数日功夫，只为晒制一筐半篮的枣干？

更重要的是，母亲已经不在了。

母亲离世十余年，院子里的枣树依然顽强地年年结果，仿佛在坚守某种承诺。没有了母亲的指挥，打枣成了无趣的劳动；没有了母亲操心，每年不再晒枣干，除了少量鲜食，枣子最终浪费了大半。

我用扫帚扫干净院子，又拿起一根竹竿打下一些枣子。蹲下身，再次从地上拾起几颗红枣，擦拭干净放入口中。甜味依旧，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是的，少的是那份期待的心情，是打枣时的欢声笑语，是晒枣时的小心翼翼，是母亲将枣干分给我们兄弟姐妹时眼里的光。

如今我明白，我们当年渴望的不仅仅是枣子的甜，更是参与这个过程快乐，是得到母亲赞许的满足，是一家人共同做一件事的温暖。枣子承载的是母爱与亲情，是家的味道。

夕阳西下，我站在枣树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树上还有不少红枣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我最终没有动手打枣，就让它们自然生长自然坠落吧。

枣子年年红，时光不复返。母亲留下的，不只是关于枣干的记忆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——在快节奏的世界保持慢生活的智慧，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不忘简朴的快乐。

离开老家，关上院门时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枣树。来年枣红时，不知是否有人会来打枣？或许没有。但我知道，母亲曾经给予我们的甜蜜，已成为永远的乡愁。

那味道，比任何枣子都更甜，更持久。

作者系十堰市作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会员



邻居阿姨姓凌，她家门前种着一圈带刺的树，长辈说叫枸青子蛋树。那树生得格外硬朗，枝干细却挺拔，枝杈间斜斜伸出无数硬刺，短的半寸，长的近一寸，尖得能划破衣服。这道四季常青的篱笆，把凌家的小院护得严严实实。

听村里人说，凌阿姨幼时父母双亡，靠着亲戚接济活下来。年轻时她去南方打工，深得老板器重，两人渐生情愫。可早有家室的老板只愿金屋藏娇，已经怀孕的她心如死灰，独自回了村。

没有父母依靠，又独自带着孩子，村里的闲言碎语没断过，有人背后说她“不自重”，有人假意关心实则探听八卦。她索性把自己关起来，亲手栽下这些树，成了一道外人进不来、她也不轻易出去的篱笆墙。

孩子出生后随她姓，取名志远。凌志远岁数和我差不多，小时候他没像我们一样爬树逮鸟下河抓虾，放学就钻进屋写作业，晚上客厅的灯总亮到九十点钟，凌阿姨则陪在旁边看书。

凌阿姨的堂弟犬娃儿偶尔去串门，打趣说：“读书有啥用，我家小子天天四处疯跑，身体倍儿棒。”凌阿姨不屑，眼神飘向院外的绿篱笆，意味深长。

有一次我路过凌阿姨家，她正蹲在树旁修剪枯枝，指尖不小心被刺扎了，她只是默默吮了吮指尖的血，继续低头忙活。我忍不住上前问：“凌阿姨，这枸青子蛋树看着怪怪的，有啥用吗？”

她放下剪刀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轻声说：“它的学名是枳。你上学时，学过《晏子使楚》吗？里面有句话，‘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’。”

我愣愣，立马答道：“学过学过！我以为枳是课本里的典故，没想到咱们这里也有。”

她指尖拂过一片叶子，语气慢了些：“古人说橘到了淮北就变成枳，其实是误解，两者本就不是同属的树，只是叶子和果子长得像罢了。你别看它的果子又酸又苦没法吃，用处却不小，中医里常用它入药，叫枳实，治脾胃气滞、积食腹胀很管用。不过它药性刚猛，得遵医嘱用，就像人，得守规矩，不能胡来。”

阳光落在她鬓角的碎发上，竟让那圈扎人的树篱少了几分冷意。从此以后，我偶尔会跟凌阿姨聊几句，有时她会把儿子的课外书借给我看，原来她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般冷漠。

有一次邻居小孩追蝴蝶，不小心撞到了枳树，手背被刺划出一道血痕，哭着找凌阿姨理论。她拿出碘伏帮孩子消毒，轻声说：“下次离这树远点。”没有半句多余的软话。

一个冬天的深夜，犬娃儿家孩子突然发烧，找不到车去镇上医院，急得使劲拍堂姐家的门。凌阿姨立马起身发动自家那辆三轮车，把侄子送到医院后又匆匆赶回家陪自己的孩子。第二天，堂弟媳妇拎着鸡蛋和水果登门道谢，她只接过鸡蛋说：“心意我领了，水果给你们娃儿吃吧，生病的娃儿多吃点水果好……”后来有人问她咋不把水果留给志远吃，她只是低头翻书：“亲戚，帮一把是本分，收下鸡蛋是让他们心安。”

志远很争气，以家乡高考文科分数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，毕业后在武汉的法院工作，并安了家。凌阿姨也跟着搬了过去，老家的房子便空了下来。

去年村里建厂，要征用犬娃儿家的地。按政策核算了赔偿金，可他总觉得少，天天去工地闹。一次争执，他后退时不小心碰到身后的建材，一跤摔得头破血流。躺在医院里，他一直嚷着要找当法官的外甥“撑腰”。

凌家人给凌阿姨打电话，被她一口回绝。犬娃儿身体无碍后，亲自坐车去了武汉，直接到凌志远的单位“伸冤”。凌志远把他带到接待室，倒了杯热水递过去，话却说得直白：“舅舅，征地有政策，赔偿标准是定好的，别人也都同意了。您受伤，工地按规定赔了医药费。我是法官，要是因为您是我舅舅就搞特殊，那对别人公平吗？”

“公平？”犬娃儿把杯子往桌上一放，热水洒了一地，“我是你舅舅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！现在有出息了，就不认亲戚了？”凌志远脸涨得通红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却没半分让步：“舅舅，我妈从小教我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帮您搞特殊，就是坏了规矩，真的不行。”

消息传回村里，左邻右舍议论纷纷，有人说凌志远“忘本”“无情”，也有人说他坚持原则，做得没错。

我突然想起枳树的花，不像桃树李树那样开得鲜艳热闹，只是在刺与叶的间隙，藏着一朵朵小小的白花，五个花瓣拢着淡黄色的花蕊，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凑近能闻到清清淡淡的冷香，没有槐花的甜腻，也没有桂花的浓烈，就像凌阿姨当初跟我说“枳药性刚猛，得守着规矩用”时的语气，温柔藏在硬邦邦的表象下，没几个人愿意凑近细品。

前一阵子我回了趟老家，路过凌阿姨家的院子，那枳树还立着，枝干依旧挺拔，刺也依旧尖锐。邻居说，凌阿姨去年回来过一次，摘了几个枳实带去了武汉。或许凌阿姨就像那枳树，因过往的心伤，用满身的“刺”守护自己和孩子。其实，枳树也会开花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电信郧阳区分公司

凌家有枳树

陈治勇

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@163.com